

# 唐宋時期的穢跡金剛法（一）

高振宏

## 前言

唐代興起的密教信仰，雖然在武宗滅佛之後漸漸沉寂，但當時許多密教神祇、儀式傳入民間，與中國民間宗教結合，形成了特殊的景象，對宋代以至明清時期的神祇與儀式有深刻的影响，如靈官馬元帥、太歲殷元帥、大悲神咒、水陸法會、焰口施食等。但目前學界對此一面向關注較少，少數學者如大陸的周一良、呂建福、沈衛榮、夏廣興、嚴耀中、劉黎明，<sup>1</sup>臺灣的蕭登福、劉淑芬、謝世維、郭祐孟，<sup>2</sup>外國學者司馬虛（Michel Strickmaan）、戴安德（Edward Davis）、穆瑞明（Christine Mollier）等較有討論，<sup>3</sup>仍還有許多可再申述的空間。本刊先前曾介紹過「水陸法會」在宋代流行的情況，<sup>4</sup>本文則接續相關討論，介紹唐宋時期流行的密教法術經典與在民間的實踐情況，嘗試勾勒密教對中國宗教的影響，期能拋磚引玉，吸引更多學者關注此

## 穢跡金剛與相關經典

### 1. 關於穢跡金剛<sup>5</sup>

穢跡金剛（穢跡明王、穢跡力士），梵名Ucchusma，有依音譯，稱爲烏樞沙摩、烏樞瑟摩、烏芻沙摩、烏芻瑟摩等。意譯爲不潔淨、除穢焚燒、穢惡，所以又有穢跡金剛、密跡金剛、受觸金剛、火頭金剛、不淨金剛、廁神等別稱，爲密教與禪宗寺院中所安置的忿怒尊之一。據《穢跡金剛說神通大滿陀羅尼法術靈要門》（T.1111, No. 1228）所載，穢跡金剛爲釋迦化身，但也有普賢、不動、金剛手菩薩化身等說法；也有一說爲北方羯磨部不空成就如來之教令輪身，與金剛夜叉（Vajra-yaksa）爲同體，爲密教五大明王之一。在上述經典中，釋迦愍念小仙、無量金剛前往令取蠶（螺

）髻梵王而亡」，因此由左心化現出穢跡金剛：

是時如來愍諸大眾，即以大遍知神力。隨左心化出不壞金剛，即於眾中從座而起，白大眾言：「我有大神呪能取彼梵王。」作是語已，即於大眾之中顯大神通。變此三千大千

世界六返震動，天宮、龍宮、諸鬼神宮皆悉崩摧。即自騰身至梵王所，以指指之，其彼醜穢物變爲大地。爾時金剛至彼報言：「汝大愚癡，我如來欲入涅槃，汝何不去。」即以金剛不壞之力，微以指之。梵王發心至如來所。……

緣此之故，穢跡金剛具有轉不淨爲清淨之德，故佛教界置於廁中祭祀。又此尊以深淨大悲，不避穢觸，以大威光，猶如猛火，燒除衆生煩惱妄見分別垢淨生滅之心，故亦稱除穢金剛。據《佛說陀羅尼集經·卷九·金剛烏樞沙摩法》（T.十八，No.〇九一〇）所載：穢跡金剛其像色青而有四臂，一右手向肩持金剛杵，另一右手向下，結手印；一左手向肩持赤索，另一左手屈臂向上、手把數珠。但在《大威力烏樞瑟摩明王經》（T.二十一，No.一二二七）所載，其像則爲忿怒相，身爲青黑色，由諸毛孔流出火焰，四臂具足，右手執劍，

下手持羈索，左手持棒，下手持三股叉，所執的器械皆起火焰。是目前較爲常見、通行的形象，而在其他經典中，穢跡金剛亦有紅色、藍色，二臂、八臂等不同的法相。

## 2. 有關穢跡金剛經典

目前有關穢跡金剛的主要經典有六部：（一）唐代阿地瞿多（生卒年不詳）譯的《佛說陀羅尼集經》，其中卷九的《金剛烏樞沙摩法》列舉了四十二種烏樞沙摩法，收入《大正藏》第十八冊。（二）唐代不空（七〇五—七七四）譯有《大威力烏芻澀摩儀軌經》一卷（No.一二二五）。（三）接續上經之後有《烏芻澀明王儀軌梵字》（No.一二二六），經前未著作者，不知何人所傳。由於兩經接續，且所列梵字與前經的各式真言可相對應，應是不空所傳。此二部經典收入《大正藏》第二十一冊。（四）、（五）、（六）唐代阿質達霰（生卒年不詳）譯的《大威力烏樞瑟摩明王經》三卷（No.一二二七）、《穢跡金剛說神通大滿陀羅尼法術靈要門》一卷（No.一二二八）、《穢跡金剛禁百變法經》一卷（No.一二二九），也收入《大正藏》第二十一冊。其中前兩部亦見於敦煌寫本「伯三〇四七」，寫本

稱《穢跡金剛顯神通大陀羅尼》、《穢跡金剛禁百變》  
，另有《穢跡金剛神明變病及延年法卷下》一文。目前

較通行的穢跡金剛經典是阿質達叢所譯出的三部。

不空所譯的《大威怒烏芻澁麼儀軌經》，採五言詩歌形式，其內容所述包括了供養穢跡金剛的方法、手印、真言等，但未詳細說明築壇城供養的方法。此種敘經方法亦見元代沙門管主八（生卒年不詳）撰的《密跡力士大權神王經偈頌》（T.三十二，No.一六八八）。而在阿質達叢翻譯的三部穢跡金剛經典中，《穢跡金剛說神通大滿陀羅尼法術靈要門》最後為「若治邪病者，……於十齋日誦我此呪一千八遍，能除萬理病患。」似乎未有結尾，而《穢跡金剛禁百變法經》開頭云：「爾時金剛復白佛言：世間若有善男子善女子，持我此無効驗者無有事處。欲令山摧者，……」，接著則是傳各式法門與（手）印法（包括神變延命法）。從經文結構來看，前半部似乎由上述《說神通大滿陀羅尼法術靈要門》延續而來，而後半部則提有「印法第二」，似乎也不齊全，也與佛經結構大不相似，且其後所傳則偏向中國式的「（符）印」與「符」，因此多被視為偽經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不空譯的《大威怒烏芻澁麼儀軌經》和阿質達叢譯的《穢跡金剛禁百變法經》最後都有提到譯

字與音韻調整的問題，如後者就特別提到「穢跡呪」的字數與語音：

古經本 四十三字，唐太宗朝人多持誦，感驗非一。除去十字，今就錄出，速獲靈應，無過是呪。（按：括弧者即是除去的十字語）

唵「口佛」咁 嘴「口聿」摩訶般囉（二合） 很  
那「得-彳+口」 吻汁吻（醯）（摩）（尼）  
「口微」咁「口微」 摩那棲（唵）（研）（急）（那）烏深暮 嘴「口聿」吽吽（吽）泮  
泮泮（泮）（泮） 婆訶  
真覺禪師所傳神呪，與今經呪同，但梵音賒切字語少異。

唵佛詣窟聿 摩訶般那很那詡 吻泮吻 尾  
劫尾 摩那棲 烏澁謨 窟聿吽吽 發發  
發 莎訶

可能當時流行的真言與供養方法與經典有所出入，因此不空與阿質達叢在最後特別說明，以求正確行持之法。

而《大威力烏樞瑟摩明王經》是最具代表性的穢跡金剛經典，又名《金剛恐怖及惠方廣儀軌觀自在菩薩三

世最勝心明王大威力烏樞瑟摩明王經》，或有此別稱應與本經一開始金剛手菩薩入「怖畏金剛大憤怒遍喜三摩地」的示現有關。整部經的結構大抵包括了一開始金剛手菩薩示象，然後傳經法，經法內容包括了「烏樞瑟摩秘密曼荼羅法」、「曼荼羅相」、「無上秘密曼荼羅」、「畫像法」、「羯磨壇」、「阿毘遮嚕迦法」、「扇底迦壇」、「刻畫本尊」（白檀香木、爵金、按俱木、阿說他木）、「供養法」、「止雨」、「心密言事法」、「烏芻瑟麼明王教法」、「密言」、「大威力明王守護密言」、「觀門法」、「大威力根本密言」、「心密言」、「教法能做一切事」、「畫像」、「心密言」、「甲冑密言」、「器仗密言」、「頂髻密言」、「頂密言」、「坐密言」、「中心根本明」、「薄伽梵根本印」、「制止印」、「棒印」、「頭印」、「頂印」、「甲印」、「牆院印」、「鉤印」、「驚怖印」、「頂髻印」、「普焰印」、「杵印」、「打車棒印」、「重杵印」、「羈索印」、「鍼斧印」、「畫像法」、「素蟠明王密言門及諸法要密言」等。在本經卷中還有提到運用到屍身或骷髏來施法，與中國傳統國情較不相同，劉黎明認為這種屍身法術強化了唐宋殺人祭鬼的風俗<sup>6</sup>，但密教係取屍身，進行護摩（homa）而得成就，與

殺人祭鬼的思維頗不相同，這類法術對中國宗教的實際影響仍待進一步的討論。

### 3. 沙門阿質達霰

阿質達霰，北印度人，梵名Ajiita-Senapati，Ajiita為「阿質達」的對音，梵文Senapati的中文意思是「將領」，所以阿質達霰義譯作「無能勝將」、「無能勝獲」，不過漢譯取名時只取梵名Senapati開頭的「sen」音，音譯為「霰」，所以《佛光大辭典》稱阿質達霰梵名為AjiNoasena，實際上他的全名應是「阿質達·霰曩頗底」法師。據傳他在唐開元年間（七一二—七四一），於安西（即龜茲）譯出《大威力烏樞瑟摩明王經》三卷（三十五紙）、《穢跡金剛說神通大滿陀羅尼法術靈要門》一卷（五紙）、《穢跡金剛禁百變法經》一卷（三紙）。《貞元新定釋教目錄》（No.111五七）中除列出上記之三部經，並載：

開元二十年（七三二），因法月三藏貢獻入朝，附上件經至于京邑，不及得入開元目錄，准敕編入《貞元新定釋教目錄》。（《續貞元釋教錄》（No.二一五八）亦同）

依此，阿質達霰似未至中國，而僅在安西譯經。不

過，《穢跡金剛禁百變法經》中之符書頗怪異，向來被視為偽經，因此《貞元錄》的說法頗令人質疑。不過值得注意的是，在《金剛頂經瑜伽修習毘盧遮那三摩地法》（No. 八七六）中有唐代喬匡舜所撰的〈新得貞元錄大小乘經等序〉，其中提到：

其《貞元錄》藏經者，即我德宗神武孝文皇帝貞元甲戌歲（七九四）敕梵僧阿質達叡等七人所同翻譯也。

但纂敘《貞元錄》的圓照法師則未提此事，有關此時譯經的詳情似乎仍有一些探討的空間。此外，在元代管主八所撰的《密跡力士大權神王經偈頌序》（No. 一六八八）中提到：「《穢跡金剛說神通大滿陀羅尼法術靈要門經》者，北天竺國三藏沙門無能勝，與三藏沙門阿質達叡同譯二經，同卷闕流通分，已入大藏經伊字函第一卷中。」此時沙門智昌已將阿質達叡誤認爲兩人了。由此來看，大致可推斷，此經應非在中國譯出，而是在中亞地區譯出，再由傳入中國、進一步傳播。

在《大正藏》中，「阿質達叡」除了上述記載外，目錄類《入唐新求聖教目錄》（No. 二一六七）記載亦同，《惠運律師目錄》（No. 二一六八B）中則是將以

下四部經合爲一策子：

《金剛恐怖集會方廣儀軌觀自在菩薩三世最勝心明王經》下卷（不空三藏譯，No. 一〇三三）

《大威力烏樞瑟摩明王經》一部二卷（北天竺國三藏阿質達叡譯，No. 一二二七）

《大聖妙吉祥菩薩祕密八字陀羅尼修行曼荼羅次第儀軌》一卷（中天竺國三藏沙門菩提標使淨智金剛譯，No. 一一八四）

《一字頂輪王念誦儀軌》一卷（依忉利天宮所說經譯，No. 九五四）

已上四卷爲一策子。

而在《諸阿闍梨真言密教部類總錄·卷下》（No. 一一七六）的「穢跡金剛法七」則僅列《禁百變法》與《說神通大滿陀羅尼法術靈要門》。

若結合上節說明來看，由於阿質達叡未實際進入中國，相關的經典可能是由沙門法月帶入中國，因此對於當時對阿質達叡的生平與實際譯經情況不是如此清楚，後代沙門更誤將無能勝與阿質達叡誤認爲兩人。因此學者謝世維認爲現存穢跡金剛經典應只有不空的《大威怒鳥芻濱磨儀軌經》與阿質達叡的《大威力烏樞瑟摩明王經》與阿質達叡的《大威力烏樞瑟摩明王經》。

經》比較可能是印度中亞傳來的密法，其他如《說神通大滿陀羅尼法術靈要門》重視井華水、以桃柳枝驅役鬼神，<sup>7</sup>或是《禁百變法經》充滿符印的施用法術，顯然是模仿漢地與河西地區的民間宗教與道教符印而造構，很有可能是在敦煌安西一帶被製造出來，然後再進入漢地流行。<sup>8</sup>

（未完待續）

### 註釋：

- 1.周一良著，錢文忠譯：《唐代密宗》（上海：上海遠東出版社，二〇一一）；呂建福：《中國密教史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一九九五），呂建福主編：《密教的思想與密法：密教研究第一輯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二〇一一）、沈衛榮主編：《何謂密教？關於密教的定義、修習、符號和歷史的詮釋與爭論》（北京：中國藏學出版社，二〇一三）；嚴耀中：《漢傳密教》（上海：學林出版社，一九九一）（上海：上海人民，二〇〇〇八）；夏廣興：《密教傳持與唐代社會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，二〇〇八）；劉黎明：《中國古代民間密宗信仰研究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二〇一〇）。
- 2.蕭登福：《道教與密宗》（台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
- 3.有關穢跡金剛的介紹，可參《佛光大辭典》「烏樞沙尼經幢之研究」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二〇〇八）；謝世維，〈密法、道術與童子：穢跡金剛法與靈官馬元帥秘法中的驅邪法式研究〉，《國文學報》第五十一期（二〇一二年六月），頁一一三十六；郭祐孟，〈印度佛教密宗的漢化：唐宋時期准提法為中心的探索〉，發表於陝西師範大學舉辦：「中印密教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，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七—十九日。
- 4.李建弘、高振宏，〈《夷堅志》裡的水陸法會〉，《海潮音》第九十四卷第五期（二〇一三年五月），頁一九九四）；劉淑芬：《滅罪與度亡：佛頂尊聖陀羅尼經幢之研究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二〇〇八）；謝世維，〈密法、道術與童子：穢跡金剛法與靈官馬元帥秘法中的驅邪法式研究〉，《國文學報》第五十一期（二〇一二年六月），頁一一三十六；郭祐孟，〈印度佛教密宗的漢化：唐宋時期准提法為中心的探索〉，發表於陝西師範大學舉辦：「中印密教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，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七—十九日。
- 5.有關穢跡金剛的介紹，可參《佛光大辭典》「烏樞沙尼經幢之研究」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二〇〇八）；謝世維，〈密法、道術與童子：穢跡金剛法與靈官馬元帥秘法中的驅邪法式研究〉，《國文學報》第五十一期（二〇一二年六月），頁一一三十六；郭祐孟，〈印度佛教密宗的漢化：唐宋時期准提法為中心的探索〉，發表於陝西師範大學舉辦：「中印密教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，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七—十九日。

摩明王」條，頁四一八〇；而相關的經典可參果濱：

《穢跡金剛法全集》（台南：新鳴遠出版社，二〇〇

七），頁二五四一二五六。筆者據此，參酌經文與其他文獻，再重新整理而成本小節。

6. 見劉黎明，〈密宗與人體犧牲〉，《中國古代民間密宗信仰研究》，頁一〇九一三一。

7. 井華水又稱「井花水」，係指早晨第一次汲取的井泉水。明代李時珍在《本草綱目·井泉水》引汪穎曰：「井水新汲，療病利人。平旦第一汲，為井華水，其功極廣，又與諸水不同。」中醫認為此水味甘平無毒，有安神、鎮靜、清熱、助陰等作用。參見《漢語大辭典》「井花水」條。在本經中提到：「若欲令枯泉出水者，淨灰圍之，取井華水三斗置泉水中，於寅時呪一百八遍，水如車輪涌出。……若令夜叉自來歸降者，取桃枝十翦齊截。取水一石煎取五斗，澆桃柳枝出。以丁香三大兩乳頭香三大兩白膠香三大兩，後和柳水煎取五斗，即置一破盆中。取一桃枝長三尺，攬水誦呪一百遍，一切夜叉羅刹皆來現。」

8. 謝世維，〈密法、道術與童子：穢跡金剛法與靈官馬元帥秘法中的驅邪法式研究〉，《國文學報》第  
五十一期（二〇一二年六月），頁一一三十六。

## 布袋和尚傳

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者，未詳氏族，自稱名契此。形裁脰殷蹙額皤腹，出語無定寢臥隨處，常以杖荷一布囊，凡供身之具盡貯囊中。入廛肆聚落，見物則乞，或醯醢魚俎，才接入口，分少許投囊中。時號長汀子布袋師也。嘗雪中臥，雪不沾身，人以此奇之。或就人乞，其貨則售。示人吉凶必應期無忒。天將雨，即著濕草履途中驟行。遇亢陽，即曳高齒木履，市橋上豎膝而眠。居民以此驗知。有一僧在師前行，師乃拊僧背一下。僧迴頭。師曰：乞我一文錢。曰：道得即與汝一文。師放下布袋叉手而立。白鹿和上問：如何是布袋。師便放下布袋。又問：如何是布袋下事。師負之而去。先保福和上問：如何是佛法大意。師放下布袋叉手。保福曰：為只如此，為更有向上事。師負之而去。師在街衢立。有僧問：和上在遮裏作什麼？師曰：等箇人。曰：來也來也。師曰：女不是遮箇人。曰：如何是遮箇人。師曰：乞我一文錢。梁貞明二年丙子三月師將示滅，於嶽林寺東廊下端坐磐石而說偈曰：彌勒真彌勒，分身千百億。時時示時人，時人自不識。偈畢安然而化。其後他州有人見師亦負布袋而行，於是四衆競圖其像。今嶽林寺大殿東堂全身見存。